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八回 史湘雲三宣新酒令 劉姥姥再醉榮國府

話說薛姨媽同邢岫煙到了榮府，原來薛寶琴因送喜蛋到梅翰林家去，方才曉得，今兒也來了。李嬌娘也因送蛋曉得，就帶了李紋過來道喜。李綺也從甄府來了。又有賈（王扁）之母帶了喜鸞，賈瓊之母帶了四姐都來了。大家會見，請安問好，道喜已畢，大家歸坐，丫環們捧上茶來。王夫人先提起香菱來，歎息了一番，寶釵、寶琴、岫煙都淌下眼淚來。因怕薛姨媽傷心，即忙忍住，拿話岔開。接著，各家都送了禮來。外面是小史侯、馮紫英、甄寶玉、周姑爺、梅姑爺、李嬌娘子、薛蟠、薛蝌、詹光、程日興等一班親友。裡面因人多，分作兩處坐席。王夫人正房外間擺了兩席，讓薛姨媽、李嬌娘坐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賈（王扁）之母、賈瓊之母、尤氏、胡氏、喜鸞、四姐兒陪坐。寶釵新房子裡也擺了兩席，是劉姥姥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史湘雲、探春、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巧姐兒坐。惜春仍在王夫人屋裡吃素。探春道：「太太們都不在這裡，劉姥姥也不是外人，我們把桌子並在一處，大家說話倒不熱鬧些麼。」平兒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麼著。」丫環、媳婦們便上來把椅子拉開，將兩張桌子抬了並在一處，然後大家團團圍坐，丫環們斟上酒來。

飲酒中間，劉姥姥忽然瞧見穿衣鏡了，乃指著笑道：「眾位姑奶奶們，我記得那一年老太太在日，留我在園子裡逛過一天。那時，我因吃多了酒，到山子後頭走了一走，回轉過來，我就迷了路了。不知怎麼繞了幾個彎子，就走到一個屋子裡去了。誰知鴉沒鵲靜兒的一個人兒也沒有，只有一個大鏡子嵌在裡頭，我不知道是鏡子，猛然看見照出我自己的影兒來了，我心裡一恍惚，只當是我們親家母也來了呢。我就和他說了好一會的話，怎麼我說什麼，他也說什麼，我笑了，他也笑了呢？」

「說到這裡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劉姥姥又道：「後來我摸到跟前，碰了我的腦袋，才知道是鏡子。我推了一推，又摸了一摸，不知怎麼『嘩啞』的一聲，門兒開了。我走進去一看，好鮮明齊整的牀鋪，也不知道是誰的，我倒下身去就睡著了。後來有個容長臉兒、高挑兒身量的一位姑娘來了，才把我叫醒了，仍舊送我到席上去了。怎麼這幾回我來了，留心看著這些姑娘們裡頭，總沒見那一位姑娘了呢？」探春聽了，就知道他說的是襲人，乃答道：「姥姥，你不知道，那個姑娘就是我二哥哥屋裡的人，因為我二哥哥出了家，所以太太把他打發出去嫁了。」

「劉姥姥點頭歎息道：「說起寶二爺來，也難怪太太們想起來就淌眼抹淚的。你們記得那年他拉著我盡自追問抽柴火的女孩兒，把我勒掙的沒了法兒了，只得順著嘴兒胡謔罷了。直到如今，我想起他那個怪撩人愛的小模樣兒來，心也覺怪酸的。」

說著，便取手帕子擦眼淚。

史湘雲聽見劉姥姥提起舊事，忽想起當日鴛鴦說的牙牌令來，又見劉姥姥說起寶玉淌眼淚，忙攔道：「今兒大喜事，你不用提這個話，仔細看招的太太們聽見了，又要傷心呢。我的意思，咱們今兒也還像那年，行個酒令兒玩玩兒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好姑奶奶，你們饒了我罷。難道我的丑還沒丟夠麼？」

「探春、寶釵齊笑道：「姥姥，你那會子說的就很好，也不過是大家說說笑笑，免得吃點兒東西悶在心裡。史大妹妹，你有個什麼新鮮酒令兒要行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倒有個酒令兒，還是頭裡你妹夫在衙門裡得的，雖算不得什麼新鮮，倒也有點兒趣兒。」說著，便向翠縷道：「你把那個酒令兒拿來。」翠縷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拿來遞給湘雲。

大家看時，只見是四顆牙骰子，上面刻的並非紅綠點數，乃是一面鏤著兩個字，每骰六面共十二個字。頭一顆骰子上鏤的是，公子、老僧、少婦、屠沽、妓女、乞兒十二個字；第二顆骰子上鏤的是，章台、方丈、閨閣、市井、花街、古墓十二個字；第三顆骰子上鏤的是，走馬、參禪、刺繡、揮拳、賣俏、酣眠十二個字。擲下去合成六句成語是：

公子章台走馬。老僧方丈參禪。

少婦閨閣刺繡。屠沽市井探春。

妓女花街賣俏。乞兒古墓酣眠。

「行此令時，若擲出本色成語者，合席各飲一杯公賀；若擲出參差錯名目時，即酌量其人、其地、其事之輕重，以定罰酒之多寡。第四顆骰子上鏤的是，拇戰、覓句、飛觴、雅謎、笑語、泥塑十二個字，乃是令底。同三顆色樣骰子一齊擲下，如色樣參差，應罰酒若干杯，再看令底是何名色：如遇拇戰，受罰者將罰酒與同席一人拇戰豁拳，輸者飲酒；如遇覓句，受罰者席上生風，或詩文成語說一句，恰當的免罰，不通的加倍罰；如遇飛觴，受罰者將罰酒隨意飛與同席之人代飲；如遇雅謎，受罰者說一雅謎給同席人猜，猜不著者代飲，如皆猜著或不能謎者，加倍罰；如遇笑語，受罰者說一笑話，同席人皆笑免罰，皆不笑加倍罰；如遇泥塑，受罰者將罰酒慢慢自飲，隨意指同席一人令其泥塑，其人即就當下的情形，凡眼、耳、口、鼻、手、足一如泥塑之狀，不許稍動，俟酒飲完才罷，如笑而動者代罰。設此六樣，不過為罰酒之人酒多易醉，取其活潑變通熱鬧的意思。」

湘雲將酒令講明，大家俱各歡喜願行。惟有劉姥姥攢眉蹙鼻道：「姑奶奶，這個酒令兒有這些累贅，我又認不得字，越發鬧不清楚了，別算我罷。」湘雲道：「姥姥，你只管放心，沒人賴你，教巧姑娘給你看著些兒就是了。」巧姐也笑道：「乾媽，你只管放心，我給你老人家瞧著呢。」

於是，湘雲命麝月取出骰盆放在桌上，又隨手抓了幾個瓜子兒一數，從自己數起，數到薛寶琴為止，便從寶琴擲起。寶琴抓起骰子來笑道：「我這也不知道擲出個什麼笑聲兒來呢？」說著，便擲了下去。大家看時，乃是「屠沽方丈走馬」，一齊都笑起來。湘雲道：「屠沽非走馬之人，方丈又非走馬之地，該罰三大杯。」又看令底是「拇戰」，笑道：「琴妹妹，你和誰豁拳？」說著，丟了個眼色，寶琴會意，道：「這會子豁拳，一來怕外頭太太們聽見了，二來也怕吵了小姪兒，不如猜雅拳出指頭兒大管小最好。我就和姥姥猜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這如今，手指頭兒都強巴巴的不聽使了，姑奶奶可要讓著我些兒才好。」說著，二人一齊伸出指頭來看時，劉姥姥出的是無名指，寶琴出的是中指。大家都笑道：「姥姥輸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估量著姑奶奶要出小指的，誰知反倒上了當了。」說著，便把寶琴的罰酒拿起來，一氣喝了。

下家該李紈擲了，李紈抓起骰子來，笑著擲了下去道：

「擲個好的罷。」大家看時，乃是「少婦市井酣眠」，又都笑起來。湘雲笑道：「好個沒臉的少婦，怎麼跑到市井上酣眠去了，該罰五大杯。」又看令底，乃是「覓句」，因道：「虧了這個令底還好，你快覓句罷。」丫頭們斟上酒來，李紈把筷子指著果碟內的桃杏，說道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

「湘雲道：「這是爛熟的兩句舊詩，人人都能說的，這個不算，你還得喝酒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個酒就該罰你，你說的原是舊詩文成語，怎麼這會子你又嫌熟了？這又不是出題限韻，要什麼生的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說個公道話罷，大嫂子說的也不驚人，雲兒挑釁的也沒理，這五杯酒你們兩人平分了罷。」李紈便將酒與湘雲兩下分著吃了。

下家該邢岫煙了，岫煙便拿起骰子來擲了下去。大家看時，卻是「公子閨閣賣俏」。湘雲笑道：「薛二哥哥想是每日在家裡學張敞畫眉了，請問有什麼俏賣呢？」岫煙原本老實，便紅了臉不好則聲。寶釵便道：「雲兒，你說該罰多少酒罷？」湘雲道：「公子在閨閣賣俏，這於理上還說的去，可以免罰酒的。」

「再看令底，是「泥塑」，又道：「既不罰酒，也就不論了。」

把盆過下去，卻該李紋擲，李紋便抓起骰子來道：「擲個好的罷。」擲下看時，卻是「屠沽章台刺繡」。湘雲道：「屠沽非刺繡之人，章台非刺繡之地，該罰三大杯。」再看令底，卻是「飛觴」。丫頭斟上酒來，李紋便說：「一杯一杯復一杯。」

「恰飛到湘雲、探春、劉姥姥三人，將酒送過，三人飲乾。」

下該平兒擲，平兒便一把抓起骰子來笑道：「我若擲的不好，不算，再重擲使得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二嫂子，你倒很乖呢！」平兒便擲了下去道：「姑娘，你給我瞧。」巧姐兒一看，說道：「姨娘，你擲的是『少婦方丈揮拳』。」大家齊笑起來，湘雲道：「你這個少婦越發好了，怎麼跑到方丈裡揮起拳來了？」因向巧姐兒笑道：「你姨娘要打和尚去了，你也勸勸他呢。」

「大家越發笑起來了。平兒道：『我可喝酒不喝酒？』湘雲道：

「該罰五大杯。」因看令底，卻是「拇戰」，因說：「你和誰猜拳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就和你猜，仍舊是出指頭兒，分作五拳。」猜了一會，平兒贏了兩拳，輸了三拳，二人將酒分著吃了。

下該李綺，拿起骰子便擲了下去，大家看時，卻是「少婦閨閣刺繡」。湘雲道：「這才擲得好呢，六樣本色，惟有這個才是我們的本等。合席快快公賀一杯，也不必看令底了。」

下家輪到巧姐兒了，巧姐兒便抓起骰子來笑道：「我擲的要不好，你們可莫要笑。」喇的扔了下去，看時乃是「公子花街參禪」。湘雲笑道：「也還擲得好，雖不是本色，這卻免罰的。公子到了花街，還想去參禪，這樣好公子怎麼還罰酒呢？」

到底是我們巧姑娘，真擲的巧。」巧姐兒笑道：「我擲的這個名色，很該讓二孀娘擲出來才是呢。」說的大家笑了。

湘雲道：「這可該輪著我呢，我可別要學了商鞅『為法自弊』，可就了不得了。」說著，便抓起骰子使勁兒擲了下去，一看，先自己笑的動不得了。大家看時，乃是「老僧閨閣賣俏」，大家都笑起來。湘雲道：「我這個手，真該打了，怎麼擲出這個大罰來了。」再看令底，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有這個救命呢。」大家看時，卻是「泥塑」，都捏著一把汗，不知他要塑誰呢？湘雲道：「斟十杯酒來。」丫環們忙斟了十杯酒，便放在他面前。湘雲挽了挽袖子拿起一杯來，慢慢的放在唇邊，留神把眾人一望，只見劉姥姥正拿筷子夾了個蝦肉圓子，張著嘴才要吃時，湘雲忙指道：「姥姥，塑住罷。」

原來劉姥姥雖是鄉下人，時常在城內親友家喝酒，也懂得這些玩笑的意思。他便張著嘴，瞪著眼兒拿筷子夾著蝦圓子，離嘴不遠，文絲兒不動。招的合席，並伺候的丫頭、媳婦們都哈哈大笑起來。誰知蝦圓子是滑的，那牙筷子夾不住，就粘轆下來了。劉姥姥忙用筷子趕著去夾時，湘雲笑道：「塑不住了，快把這九杯酒都給姥姥送過去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罷了，姑奶奶，我怕圓子掉下去油了我的新裙子，這不算違令的。」湘雲那裡肯依，探春從中排解，每人喝了五杯方罷。

寶釵笑道：「這又輪著我了，可又不知擲出個什麼來呢？」

「岫煙笑道：『姐姐恭喜添了外甥，自然要擲出好的來呢。』」

湘雲道：「罷喲，這又是溜奉大姑子的話了，擲骰子與添外甥什麼相干？骰子是憑手擲，難道外甥也是手添的麼？」寶釵啞了湘雲一口，大家又都笑了。只見寶釵擲了下去，自己先笑道：「這個呢，可教我剛剛兒的擲出本色來了。快拿酒來，每人我先敬一杯。」大家看時，卻是「老僧方丈參禪」。大家都道：「真擲的好，我們這杯酒是要喝的。」巧姐兒笑道：「我說我二孀娘要擲出和尚來呢，果然就擲出和尚來了。」大家又都笑著，每人飲了一杯，也就不必再看令底了。

下家就該探春擲，探春道：「這就是憑天賜罷了。」擲了下去看時，卻是「乞兒章台刺繡」。乃笑道：「你們瞧我擲的，這也沒有什麼可罰之處，章台雖係遊賞之地，那裡就沒一兩個乞兒，他穿的那鴉衣百結，難道就不許自己用針線縫縫麼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快別強詞奪理了，章台刺繡，獨有妓女方可，別人都是要罰的。若依你說，乞兒可以使得，推而至於老僧、屠沽，誰又使不得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依你說，罰多少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不過三杯罷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且看看令底是什麼？」一看乃是「雅謎」，因笑道：「斟酒來罷，我說謎兒，你們猜罷。猜不著的，怕不替我喝麼？」湘雲道：「咱們先說過不要市井俗談，要文雅的才算罷。」探春道：「你放心，這也短不住我，我先說一個，邢姐姐猜罷。『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』，曲牌名三字。」岫煙想了一想道：「是『滿庭芳』麼？」探春點點頭兒道：「我再說一個，琴妹妹猜罷。『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』，也是曲牌名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一個更好猜了，不是『朝天子』，可是什麼呢？」探春道：「好啊，都利害的很，我這三杯酒只怕推不出去了罷。」

雲兒，你猜我兩句四書罷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只管說罷，不拘什麼，我都猜就是了。」探春乃用筷子在桌子上蘸著酒，寫了個「人」字內裡又有一點，卻是個『令』字的頭上半截。湘雲仔細端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這也沒什麼難處，『既不能令，又不『受命』，是不是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剛剛兒的短住你了，快把這三杯酒喝了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探丫頭著了急了，人家猜著了，怎麼賴著說不是呢？你說不是這兩句，又是那兩句呢？你且說說，你說的如果比我猜的恰當，我自然情願替你喝酒。」

探春道：「當真的，可不許反悔。我的這兩句是『嬖人有臧倉者阻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』。」大家想了一想，果真探春說的比湘雲猜的恰當，湘雲只得將酒喝了。

然後將骰盆推在劉姥姥面前，笑道：「姥姥，該你擲了。」

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已經醉了，還擲什麼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酒令大如軍令，姥姥，你怎麼不擲呢？」劉姥姥只得抓起骰子來，向巧姐道：「姑娘，你可給我瞧著些兒。」喇的扔了下去，笑道：「是個什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是個『妓女古墓揮拳』。」

劉姥姥笑道：「好個浪蹄子，想是受了老保子的氣，跑到墳院裡打鬼去了。這可罰酒不罰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怎麼不罰，擲出妓女來，還要多多的罰酒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令底是什麼？」

「巧姐道：『是『笑語』，該你老人家說個笑話兒了。』」劉姥姥笑道：「罷喲，我就是個笑話兒，怎麼還要替另說個笑話兒呢？」巧姐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說笑話兒，這罰的酒就都要自己喝呢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麼樣，我就說一個罷。」

說著，便先咳嗽了一聲，打掃淨了嗓子。這裡大家都止了說笑，鴉沒鴉靜兒的，聽劉姥姥說笑話。只聽劉姥姥說道：「一家子三個女孩兒，尋了三個女婿。這一天是丈人的生日，三個女婿女兒都來上壽。鄉下人房屋不多，只得同坐一席。丈人丈母面南坐，大姑爺大姑娘面西坐，二姑爺二姑娘面東坐，三姑爺三姑娘面北坐。大家喝起酒來，誰知丈人要試試三個姑爺的才學，便說道『咱們今兒要行個酒令兒，我的意思要說兩句四書上的話，還要兩頭都有個人字。』那大姑爺沉思了一會，便說道：『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』丈人丈母喜了個了不得，大姑娘這一喜也就難以言語形容了。那二姑爺也就說道：『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』丈人丈母越發拍手贊好，二姑娘也就樂到雲眼兒裡去了。只有這個三姑爺急的滿臉飛紅，頭上的汗就像蒸籠一般，總說不出來，把這個三姑娘氣的臉兒沙白的，恨的悄悄兒的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。忽見三姑爺把頭一扭，把三姑娘瞅了一眼道：『人越不會，越來擰人。』」說的大家一齊哈哈大笑，連伺候的丫頭、媳婦們都笑起來了。

湘雲向探春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聽姥姥的笑話兒，他竟是編派你呢。」探春也就笑道：「姥姥的笑話兒說的好啊，你自己說罷，該罰多少酒？侍書去拿個大些的杯來。」侍書答應取杯去了。劉姥姥忙笑央道：「姑奶奶，我這說的原是一個舊有現成的笑話兒，並不是我肚裡編出來的，那裡我就敢編排姑奶奶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『當著婁子，不說短話』，姥姥為什麼盡自只是說三姑娘呢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奶奶，人家現成的笑話兒原是三姑爺三個姑娘，你可教我怎麼私自加減呢？」探春又笑道：「說現成的笑話兒，原也不必加減，只是姥姥也該變通變通，或是說大姑爺說不上來，或是說二姑爺說不上來，皆都使得。怎麼單單兒的就該說是三姑爺說不上來呢？」這話分明是探春的強詞，無如劉姥姥是個鄉下人，一時擺佈不開，只得答道：「姑奶奶這難了，我要說大姑爺說不上來，難道不怕那大姑奶奶疑心。若要說二姑爺說不上來，難道又不怕薛二姑奶奶嗔怪麼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說了大姑爺、二姑爺怕你們兩個疑心嗔怪，這可不是單單兒的遭蹋我呢麼？」劉姥姥無可對答，著了急，把手在自己的嘴上打了一下子，笑道：「姑奶奶們，我只願說笑話兒，惟恐說的你們不笑了要加倍罰我的酒，那裡還有什麼別的心眼兒想起這些忌諱來呢？好姑奶奶們，你們也不用另外罰我，就把我擲出來的罰酒，我自己喝了，也就是了。」

湘雲聽見，忙向探春丟了個眼色，笑道：「三姐姐，就是怎麼著罷。姥姥才擲的是『妓女古墓揮拳』，妓女雖屬下賤到底也是女流，那有揮拳的理，況在古墓，越發不該。本就該罰五大杯，況且說的笑話兒又傷失了人，再加一倍，也就是了。」

「叫翠縷斟過十杯酒來，翠縷答應，捧上十杯酒來，放在席上。

湘雲便拿起一杯來，放在劉姥姥唇邊，劉姥姥只得一揚脖子喝了。湘雲忙又拿起一杯來，劉姥姥笑道：「好姑奶奶，讓我歇歇，慢慢兒的喝罷。」探春便夾了一塊糟鴨，放在劉姥姥嘴裡，劉姥姥只得嚼了一嚼，咽了下去。湘雲把酒又放在劉姥姥唇邊，劉姥姥推辭不過，只得又喝了。寶琴又夾了一塊鵝掌來喂他，湘雲一鼓氣兒拿著酒，在劉姥姥嘴旁邊催他喝。劉姥姥一來推辭不開，二來也喝順了嘴，不知不覺竟將十杯酒全數喝了。只因吃緊了，嗆的咳嗽起來。巧姐兒便在他脊背上，給他捶打。

忽見侍書拿了個瑪瑙酒海子來。劉姥姥見了忙接在手中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杯子很像那年在櫳翠庵喝茶的那個杯子的樣兒，姑娘，你拿這個給我倒一杯茶來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姥姥，我也不敢說罰你的話了，這會子侍書既取了海子來，我到底要敬你一杯。你想你才剛兒說的笑話兒，幸虧我出了嫁一年多了，臉皮兒也闖下來了，若像頭裡在家做女孩兒的時候，教你才剛兒這一路三姑爺怎麼出丑，三姑娘怎麼發急，可教我在這裡還坐得住麼。」說的大家又都笑起來。

正笑之間，忽見尤氏走了進來，笑著說道……要知他說些什麼？須聽下回細表。